

秋天，人生好季節

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外科 楊承恩

1954年倡議回歸自然運動的先驅聶爾寧夫婦（Helen and Scott Nearing）出版了影響不少當代美國人甚至後世對生活的看法的《美好生活》（The Good Life），書中介紹了追尋真善美的生活，「是要讓我們的生活情境能夠保存並增進工作的喜悅，給予成就感，以便獲得完滿的人格和對自我的尊重¹」。這個說法是個理想，也是個可以實現的理念，發生在我身上，透過對生命的追求與從天得來的恩賜，人生不知不覺地轉向與蛻變。

走進位於台北市石牌地區正對榮民總醫院的振興醫院，看病探病的人每天絡繹不絕，對生病的人來說固然是不得已，對所有工作人員，他們服務落在苦難痛苦中的病人，走進這個醫療機構，懷抱「慈善心，服務情」卻是一個再自然不過的生活態度。

振興醫院有個花園，樹木參天，即便在酷暑的大熱天，走進這個花園，就是進到葉葉相接枝頭相連的樹蔭底，身上的熱氣很快地便會散去，換來濃密的多年老樹的味道。我自前年的暑期中開始，探索這個地方，緩步走在其間，慢慢地咀嚼振興醫院的歷史與變革，心想，真妙！（喔，應該說是感恩！）我刻意尋找一個自由寬廣的工作場域，竟在無意中遇見心靈可以耕作的人性空間。

大約十年前，我感到生命在日夜付出的醫療工作裡，沒有足夠繼續停留在同一個院所的熱情。雖然所關照的病人，不論男女老少，都是我眼睛注視，耳朵傾聽，心靈同感痛苦的託付者。但那時，常感受到醫療學識有盡頭，

試圖與病人生命連接的意圖雖然沒有在幾次醫療挫敗後停歇，但卻有了重新布局每天生活的想法。於是，我減少了醫療的服務量，去了羅東，在那裡有了幾年的田野風光與慢活的醫療與閒情，身心靈逐漸調整，在基督耶穌的信仰中慢慢看見中年生命的進與退，取與捨，快與慢。回頭想，那幾年的日子的確是某種的生養休息。

前年的暑夏，褥熱氣候正當頭，我進入了振興醫院，信步跨入能遮蔽炎炎太陽的花園，也踏上在磺溪旁的步道，繞著磺溪走，可以看見在藍天綠樹襯托中的二棟白色的醫療大樓相連，樸實而堅毅，溫暖又安定，建築量體不大卻有無限的活潑機能。這二年多來的振興歷程，我從醫院的環境入門，看見這個被稱為北台灣擁有最大綠地的醫院，感受六十多年來醫院從復健醫學中心、心臟醫學中心，到全面的健康維護的門診、急診、住院，重症醫療及美容醫療，並邁向癌症醫學中心，點點滴滴的累積與打造。我又從與醫院同事的相處深入醫院的醫療文化與做法，每天從各地蜂擁而至的病人與訪客，成為穿梭在每條走道電梯、各個





診區病房眾多辛勤的工作人員的一張大布。每時每刻，這張大布被疾病與診療在不同的角落烙印著色，病痛與醫治的色彩線條不斷變幻，有時可以看到哭泣、無奈，有時聽見歡笑與慶賀，更多的陪伴與安慰，鼓勵與支持。

有幾次，我站在第二醫療大樓的七樓，不高不低的視野角度，往外看、往下看、往天空看，往走廊的盡處看，遠處行走的身影會映照在稍微灰藍的天空，他們進入振興醫院都有一個共同的使命與期待，就是使人脫離疾病的傷害與威脅。這個目的並不是固定不動的事物或形體，是這些算不得起眼的身影所織造的動態生命。當代最知名的存在主義心理治療學者歐文·亞隆（Irvin. D. Yalom），在他的回憶錄²中提到一個故事〈從病人的窗戶望外看〉：

有一個人從青少年開始就和她的父親處不好，她的父親是凡事都不往好處想的人。經過長期的矛盾，她渴望與父親和好，重新建立不同的關係。當她要離開家去讀大學時，她希望父親能開車送她。但是當他們離開家，不多久她父親就開始抱怨路旁的小溪髒亂，堆滿垃圾。但是她往窗戶看出去，看到的並不是這

樣，而是一條美麗純樸乾淨的小溪。結果，她決定不再理會她的父親，剩下的路程只有沉默。他們終其一生不再說話。許多年以後，她的父親也去世，她剛好要開車走同樣的路，那一天，她吃驚地發現，路的兩旁各有一條小溪，從駕駛座旁的窗戶看出去，確實骯髒醜陋一如她的父親當年所說。

亞隆提醒自己說，試著去看病人所看的世界（Try to see the world as the patient sees it.）。亞隆年老時不斷與自己對話，在他另一本著作《生命的禮物》裡，最後一章節〈珍惜職業上的特權〉，有人問85歲的亞隆，為什麼還要繼續工作？他的回答是，我陪伴病人的工作充實了我的人生，為生命提供意義。



二年來，我重新回到台北，在離家最近的醫院上班，在自己喜愛的專業領域裡服務病人，有對我溫和寬容的上司與同事；醫院對乳癌診治的該有檢查與設施也接近完備，每週為病例討論的會議是專科同事的努力與見解分享交流的時候，醫院許多進修課程讓我保持對知識的熱情。這個秋天，帶著今年不見颱風的盛暑溫度漸漸變紅，藍天是安靜的藍，綠葉不知覺地轉為深沉的綠，斜照的黃昏有橘紅色的安慰。走進中年不覺老的我，走出診療室，一頭栽進茫茫的夜色，是耶穌基督對我生命重整的獎賞。（寫於2018年秋末）

參考資料

1. Nearing, Helen and Scott (1954), *The Good Life*. 中譯本，聶爾寧夫婦(1999)：美好生活，新北市，立緒，p.12。
2. Irvin. D. Yalom (2017), *Becoming Myself: a psychiatrist's memoir*. 中譯本，歐文亞隆(2018)：成為我自己，台北市，心靈工坊，P.343-4。✎

